

# 《生死恨》

## 主要角色

韩玉娘：旦  
程鹏举：小生  
宗泽：老生  
瞿士锡：老生  
李姬：老旦  
赵寻：老生  
张万户：净  
二老爷：丑  
老尼：丑旦  
胡公子：丑  
哈须龙：武净  
黑须虎：武净  
媒婆：贴旦

## 情节

北宋末，金人南侵。程鹏举、韩玉娘先后被金将张万户掳作奴隶。张万户强令程鹏举、韩玉娘婚配。韩玉娘力劝程鹏举逃回故国；事被张万户闻知，立将韩玉娘出卖。一对新婚夫妇被迫生离。临别时，程鹏举被人赶开，遗落一鞋，为韩玉娘拾起。韩玉娘去后，程鹏举乘机逃回，投军报国。后来，宋军将张万户击退。程鹏举升任襄阳太守，思念韩玉娘心切，派赵寻以鞋为证往原地寻访。时韩玉娘已历尽磨难，寄居义母李家。赵寻访问无着，拟返襄阳覆命，不意归途中与韩玉娘巧遇。韩玉娘见鞋悲痛万状，因而得病。程鹏举闻报赶来，韩玉娘已卧病不起，夫妻相见，抱头痛哭。韩玉娘一恸而终，患难夫妻遂成永诀。

## 注释

《生死恨》是根据《易鞋记》传奇改编的。

这个戏是依据梅兰芳先生演出本进行整理的。除对个别词句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整外，主要修改了一下三点：

一、原本，韩玉娘被卖的原因交代不清，整理本已加以点明。

二、原本，韩玉娘机房一场的唱白，思想感情不统一，又一再责备程鹏举负心，有损人物性格。整理本加以修改。

三、原本，赵寻巧遇韩玉娘一场，韩玉娘悲痛之余，坚决表示不愿与程鹏举团聚，不合情理。整理本加以修改。

这个剧本是由许源来先生与本院（中国戏曲研究院）许姬传、何异旭共同整理的，并经梅兰芳先生仔细校订。

## 根据《京剧丛刊》第二十七集整理

### 【第一场】

（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张万户同上。【点绛唇】。）

张万户（念）威风凛凛镇北番，万马营中某为先，奉命带领兵和将，要夺大宋锦江山。  
（白）本帅，张万户。大金皇帝驾前为臣，奉狼主之命，带领人马夺取宋室天下。前面已是黄河渡口。  
哈须龙、黑须虎听令。

哈须龙、  
黑须虎（同白）在。  
张万户（白）各带本部人马，攻打头阵。

哈须龙、  
黑须虎（同白）得令。  
带马！

（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下。）

张万户 (白) 儿郎的!  
 四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接应去者。  
 四金兵 (同白) 啊!  
 (【朱奴儿】。四金兵、张万户同下。)

## 【第二场】

(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持弓箭同上。)  
 哈须龙 (白) 某，哈须龙。  
 黑须虎 (白) 黑须虎。  
 哈须龙 (白) 贤弟请了。  
 黑须虎 (白) 请了。  
 哈须龙 (白) 奉了元帅将令，逢州得州，遇县抢县。贤弟请来传令。  
 黑须虎 (白) 大哥传令。  
 哈须龙 (白) 儿郎的。  
 四金兵 (同白) 有。  
 哈须龙 (白) 杀!  
 四金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 【第三场】

(【内擂鼓声】。)  
 韩玉娘 (内西皮导板) 恨金兵犯疆土豺狼成性，  
 (众百姓分上。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分上，同走圆场，追众百姓分下。韩玉娘上。)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杀百姓掳牛羊鸡犬不宁。  
 老爹娘火焚房双双丧命!  
 (众百姓同上，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追上，同走圆场。哈须龙射韩玉娘一箭。)  
 哈须龙 (白) 看箭!  
 (众百姓、四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同下。韩玉娘中箭。)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贼兵到乱箭放我身带雕翎。  
 一霎时只觉得疼痛难忍，  
 (韩玉娘拔箭。)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这时候好教我进退无门。  
 (白) 且住! 想我韩玉娘，指望逃出虎口，留得残生; 怎奈这前有黄河，后有追兵，又被贼兵射了一箭。这……这便怎么处! 也罢! 我不免投河一死便了!  
 (二金兵、黑须虎同上，擒住韩玉娘。二金兵、哈须龙押程鹏举同上。四金兵、张万户押众百姓同上。)  
 张万户 (白) 这一阵杀得倒也爽快。  
 儿郎的!  
 哈须龙、  
 黑须虎、  
 四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将他国百姓带回大营，发交各处为奴。回营啊!  
 哈须龙、  
 黑须虎、  
 四金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四宋兵、中军引宗泽同上。)

宗泽 (引子) 连年战争，何日里扫尽烟尘。  
(念) 可恨贼寇太猖狂，年年进犯似虎狼。有朝渡过黄河去，扫荡边尘日月光。  
(白) 本督宗泽。奉命镇守京畿一带等处。可恨金酋张万户，犯我疆土，时时挑战。也曾命探马前去打探，未见回报。  
中军，伺候了!

(探子上。)

探子 (白) 报：金酋张万户要渡黄河。  
宗泽 (白) 再探!  
探子 (白) 得令。

(探子下。)

宗泽 (白) 哎呀，且住！适才探马报道，金酋张万户要渡黄河。本当带兵与贼对敌，怎奈我兵微将寡。待等各路人马到此，共灭此贼。  
中军！  
中军 (白) 有。  
宗泽 (白) 吩咐下去，小心防守。  
中军 (白) 遵命。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张万户上。)

张万户 (念) 人马齐咆哮，战鼓随军敲。  
(二老爷暗上。)

张万户 (白) 前者，与宋军交战，杀得宋军大败。掳来他国百姓，发交各处为奴，某家留得几名使用。内有一人名唤程鹏举，倒也勤谨可喜。我不免将掳来的民女韩玉娘配他为婚，我想他等定可安心在此。  
来，唤玉娘！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玉娘啦。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上。)

韩玉娘 (念) 暂忍心头恨，权作阶下人。  
(白) 参见老爷。

张万户 (白) 罢了。  
韩玉娘 (白) 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某家行军以来，倒也军情顺利。今乃中秋佳节，寻个南朝的娃娃，与你二人成其夫妇，岂不是好。

韩玉娘 (白) 这……启禀老爷，奴家生来命苦，情愿长斋念佛，终身不想嫁人的了。  
张万户 (白) 嗯！竟敢多言，起过一旁。  
来，唤程鹏举！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程鹏举！

程鹏举 (内白) 来了。  
(程鹏举上。)

程鹏举 (念) 被掳在金营，常怀报国心。  
(白) 参见老爷，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某家行军以来，有功必赏。今乃八月十五日，赏你一房妻室，你意如何？  
程鹏举 (白) 这个……想这婚姻大事，关系终身，岂有草草婚配。小人不敢从命。  
(程鹏举跪。)

张万户 (白) 哇！大胆奴才，竟敢不遵。  
来呀！

二老爷 (白) 喳！

张万户 (白) 准备柴房一间，教他二人即刻成亲，若是抗命，斩他的首级。预备了。  
(张万户下。)

二老爷 (白) 喳。  
起来。

程鹏举 (白) 啊，二老爷！  
二老爷 (白) 老爷吩咐下来，教你们奴隶配奴隶，为的是往后有了子子孙孙都是大金邦的人。  
又赐你们柴房一间，教你们即刻成亲。可别不识抬举呀！

程鹏举 (白) 啊，二老爷，但不知我的妻子在哪里？  
二老爷 (白) 有嘞。你倒会找台阶儿，你顺着我的手儿瞧——  
程鹏举 (白) 莫非就是韩姑娘？  
二老爷 (白) 梦也没想到吧！就是她。  
程鹏举 (白) 呀！  
(西皮摇板) 可恨那张万户把婚姻强订，  
幸喜得韩玉娘也是宋民。  
走向前施一礼羞惭难忍，  
(白) 小姐呀！  
(西皮摇板) 在他人刀剑下暂且偷生。

韩玉娘 (哭) 喂呀！  
(程鹏举揖请韩玉娘同下。)

二老爷 (白) 挺漂亮的韩玉娘，我惦记她不是一天啦。没想到，今儿个会给了程鹏举这小子啦。嗯，走对了步儿瞧我的！  
(二老爷下。)

## 【第六场】

(【小开门】。程鹏举、韩玉娘同上。)

程鹏举 (白) 小姐请坐。  
韩玉娘 (白) 有座。  
程鹏举 (白) 你我被掳三年，身为厮养，不想今日成此患难的姻缘。你来看，这中秋月色分外光明，也可以算是花好、月圆、人寿了哇！

韩玉娘 (白) 唉！好糊涂的程相公啊！  
程鹏举 (白) 这，这，怎说卑人糊涂哇？  
韩玉娘 (西皮流水板) 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  
山河万里几多愁；  
金酋铁骑豺狼寇，  
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  
尝胆卧薪权忍受，  
从来强项不低头。  
思悠悠来恨悠悠，  
故国月明在哪一州！

程鹏举 (白) 呀！  
(西皮摇板) 听罢言来满面羞，  
勾起国恨与家仇。  
(白) 啊，小姐，卑人身在敌营，心存宋室，无奈关口拦阻，插翅难飞呀！  
(二老爷暗上，偷听。)

韩玉娘 (白) 闻听人言，两河忠义之士，纷纷揭竿而起。相公，你难道就不打个主意了吗？  
(西皮散板) 保社稷抗金兵龙争虎斗，

程鹏举 (白) 噤声！  
(二老爷急暗下。程鹏举、韩玉娘同惊看门外。)

程鹏举 (白) 小姐此处讲话，须要谨慎哪！  
韩玉娘 (白) 相公啊！  
(西皮散板) 男儿汉为国家壮志千秋。  
程鹏举 (白) 依小姐的高见呢？

韩玉娘 (白) 相公啊!  
(西皮散板) 劝相公逃出那贼人虎口,  
回故土拼生死扫荡金酋。

程鹏举 (白) 哎呀小姐呀! 今日乃是你我夫妻洞房花烛之夜, 怎么教我逃走哇?

韩玉娘 (白) 你我此番成婚, 乃是老爷的乱命, 相公乃读书明理之人, 自古道: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程鹏举 (白) 这个……小姐之言, 甚是有理。请到后面歇息去罢。

韩玉娘 (白) 相公, 你要再思啊再想!

(韩玉娘下。)

程鹏举 (白) 是。  
哎呀且住! 适才小姐之言, 固然甚合我意, 但是既然拜过天地, 却为何劝我逃走, 其中甚是蹊跷。莫非张万户这老贼, 命她前来试探于我不成? 嗯, 一定是的! 我若中他之计, 死在他邦, 这国仇家恨何日得报? 这……这便怎么处? 有了! 我不免今晚就在这外厢, 暂住一宵, 且待明日, 去看老贼的神气再做计较便了!

(西皮摇板) 大事从来须缜密,  
防人暗算用心机。

(程鹏举下。)

## 【第七场】

(四人役、二老爷、张万户同上, 程鹏举迎上。四人役同暗下。)

张万户 (西皮摇板) 可恨玉娘把我叛,  
劝夫逃走为哪般?  
将身来在营门外——

程鹏举 (白) 迎接老爷!

张万户 (西皮摇板) 先将鹏举仔细盘。

程鹏举 (白) 小人叩头。

张万户 (白) 罢了。你夫妻可还恩爱?

程鹏举 (白) 啊! 倒还恩爱。

张万户 (白) 我且问你, 韩玉娘对你讲些什么?

程鹏举 (白) 这个……

张万户 (白) 啊? 欲言不语, 为了何事? 讲!

程鹏举 (白) 启禀老爷: 小人昨晚与丫鬟玉娘, 拜罢天地, 不知是何缘故, 那玉娘哭哭啼啼, 不肯成亲, 反而劝小人连夜逃走。是小人不敢隐瞒, 故此前来禀告, 望老爷留意。

张万户 (白) 哼! 你且退下。

程鹏举 (白) 是。  
嗯, 我岂能中你的诡计!

(程鹏举下。)

张万户 (白) 来, 唤玉娘。

二老爷 (白) 是。  
老爷唤玉娘。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忽听老爷唤一声,  
吓得玉娘战兢兢。

(白) 参见老爷。

张万户 (白) 罢了。

韩玉娘 (白) 老爷有何吩咐?

张万户 (白) 我且问你: 自到我营, 待你如何?

韩玉娘 (白) 恩重如山。

张万户 (白) 啊? 既知恩重如山, 劝你丈夫私自逃走, 是何道理?

韩玉娘 (白) 老爷，并无此事呀！  
张万户 (白) 啊，你丈夫亲自对我言讲，还敢隐瞒么？  
韩玉娘 (白) 我好心劝他服侍老爷，焉敢劝他逃走！并无此事。  
张万户 (白) 不肯实言。  
来，与我打！  
二老爷 (白) 是。  
(韩玉娘跪。)

韩玉娘 (哭) 喂呀，老爷呀！  
(西皮散板) 老爷不必怒气生，  
玉娘言来听分明：  
鹏举胡言真可恨，  
(哭头) 老爷呀！  
张万户 (白) 打！  
二老爷 (白) 是。  
(二老爷打韩玉娘。)

韩玉娘 (哭) 喂呀！  
(西皮散板) 怎敢私自劝他行。  
(白) 老爷开恩，玉娘实实的冤枉啊！  
(韩玉娘哭。)

二老爷 (白) 老爷，您瞧她哭得这样，把她饶了得啦！  
张万户 (白) 起来，今日将你饶恕。再有此心，定要将你打死，还不下去！  
韩玉娘 (白) 多谢老爷。  
二老爷 (白) 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何必劝你丈夫逃走，挨顿打，冤不冤！  
韩玉娘 (白) 狗仗人势，下贱的奴才！  
二老爷 (白) 怎么着，我好心劝你，怎么骂起人来啦！  
韩玉娘 (白) 哼！  
(韩玉娘气愤地自语。)

韩玉娘 (念) 我宁为鞭下鬼，不做外人奴！  
(韩玉娘下。)

二老爷 (白) 好，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等着罢！  
老爷，瞧这样子，可不能再教程鹏举跟韩玉娘在一块儿啦。  
张万户 (白) 却是为何？  
二老爷 (白) 日子长了，程鹏举早晚教她给教坏了。  
张万户 (白) 依你之见？  
二老爷 (白) 依我看，趁早找个媒婆子来，把她卖出去算啦。  
张万户 (白) 嗯，倒也说得有理，快去唤媒婆前来。  
二老爷 (白) 是。  
(二老爷下。)

张万户 (白) 正是：  
(念) 任你千般巧，老夫岂能饶。  
(张万户下。)

## 【第八场】

(韩玉娘上。)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我好心劝他逃走，他反将我的言语告知老贼。这是什么缘故哇！我看程郎不像甘为奴隶之人！嗯，我定要问他一问，看他拿何言对我哇！  
(韩玉娘走圆场。)

韩玉娘 (西皮摇板) 我只说他为人志诚可敬，  
又谁知是一个多疑之人。  
此一番上前去把他盘问——  
(程鹏举迎上。)

程鹏举 (西皮摇板) 看娘子泪满腮定然受刑。

(白) 啊，小姐回来了，请坐。小姐你为何这等狼狈呀？

韩玉娘 (白) 我好心劝你逃走，谁知你反将我的言语告知老贼。如今我被他打得这般光景，亏你还有心肠前来问我呀！

程鹏举 (白) 唉，卑人一时糊涂，将小姐金玉之言，当做是老贼命你前来试探于我。连累小姐受此苦楚。如今卑人我是后悔不及的了！

韩玉娘 (白) 唉，冤家呀！

(程鹏举自语。)

程鹏举 (白) 哎呀，我这才明白了。

韩玉娘 (南梆子) 劝相公你不必太疑心，  
听奴家说出了肺腑之情。  
但愿你回宋邦力图上进，  
我情愿随相公一同潜行。

程鹏举 (白) 小姐呀！

(南梆子) 贤娘子说此话真真可敬，  
大丈夫做奴隶何以为人！  
怎奈是我与你皆被囚困，

(白) 小姐呀！

(南梆子) 还须要施巧计及早登程。

(白) 小姐说的句句有理，我们今晚收拾收拾，即刻逃走便了。

(二老爷、媒婆同上。)

二老爷 (白) 呔！你们在这儿说什么来着？

程鹏举、  
韩玉娘 (同白) 不曾讲些什么。

二老爷 (白) 得了罢！

(二老爷推倒程鹏举。)

二老爷 (白) 我全知道啦。

(二老爷向韩玉娘。)

二老爷 (白) 老爷不能容留你，把你卖给兴元铺掌柜的瞿老丈啦！

媒婆 (白) 收拾收拾，跟我走罢。

程鹏举 (白) 哎呀，二老爷呀！世界之上，哪有拆散人家夫妻之理。待我拼着性命不要，面见万户老爷辩理。

二老爷 (白) 你得了罢！一个当奴隶的，辩什么理呀。

韩玉娘 (白) 啊，二老爷暂请息怒。请到外面稍待片时，容我夫妻分别一番，即刻就走。

二老爷 (白) 这倒使得，快着点儿！

(二老爷向媒婆。)

二老爷 (白) 外头等着去。

(二老爷、媒婆同下。)

程鹏举 (哭) 哎呀，小姐呀！

韩玉娘 (哭头) 啊……程郎啊！

(韩玉娘扶起程鹏举。)

韩玉娘 (西皮散板) 屋漏雨雪上霜鸳鸯惊散，  
从今后两分飞地北天南。

程鹏举 (白) 哎呀，小姐呀！干不是万不是，都是卑人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难道就是这样生生的分别了么？

韩玉娘 (白) 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程鹏举 (白) 唉！这都是卑人之过，事已至此，还望小姐不要灰心。是我平日将老贼的防地绘下图形，藏在身旁。今日你我分别之后，我定然逃回故国，献图立功。小姐暂且忍耐，一朝扫灭贼寇，也就是你我夫妻团聚之日。如今只求小姐赐我一件表记，卑人永远收藏，以志不忘。

韩玉娘 (白) 我这里有耳环一只，未被老贼搜去，赠与相公，以为表记。此去海角天涯，你我只是魂梦相依的了哇！

二老爷 (内白) 分别完啦没有，快点儿！

韩玉娘 (白) 哎呀，相公啊！你我言尽于此，只得告别了哇！

(西皮散板) 蝼蚁命生和死如同草芥,  
程鹏举 (西皮散板) 舍不得恩和爱两地分开。  
韩玉娘、  
程鹏举 (同哭头) 无奈何生别离肝肠痛坏,  
(【扫头】。二老爷、媒婆同上,冲散韩玉娘、程鹏举。)  
二老爷 (白) 走,走,走!  
(二老爷赶出程鹏举,程鹏举一只鞋掉在地上,韩玉娘拾起欲交给程鹏举。程鹏举指鞋。)  
程鹏举 (白) 小姐留下罢!  
(二老爷押程鹏举同下。媒婆向韩玉娘。)  
媒婆 (白) 快走!  
(韩玉娘将鞋藏起,与媒婆同下。)

## 【第九场】

(程鹏举上。)  
程鹏举 (白) 啊,小姐!我好悔也!  
(西皮散板) 一霎时只觉得神魂飘荡,  
(白) 小姐,玉娘,你不要去啊,你回来啊!唉!走远了哇!  
(西皮散板) 骂一声张万户心似虎狼。  
(白) 张万户啊,老贼!你害得我夫妻这步田地,我日后得志,定不与你甘休哟!  
(西皮散板) 有一日权在手烟尘扫荡,  
杀却了狗奸贼方称心肠。  
(白) 哎呀且住!我夫妻只落得这般光景,如今我是一刻也不能停留的了。哦,有了,趁此暮色沉沉,待我速速的逃回故国,将地理图献与大营,定要扫灭金酋,边关永固。那时节壮志得酬,也好与玉娘破镜重圆。我就是这个主意。嗯,我就是这个主意也!  
(程鹏举下。)

## 【第十场】

(瞿士锡上。)  
瞿士锡 (西皮摇板) 伯道无子鸾胶续,  
白发红颜自笑痴。  
(家院暗上。)  
瞿士锡 (白) 卑人瞿士锡,乃大宋人氏。一向经商在外,不幸被困北地。只因老妻下世,膝下并无儿女,我有意再娶一房,也好接续香烟。前者也曾托付媒婆代为物色,这几日还不见媒婆到来。  
家院。家院。  
家院 (白) 有。  
瞿士锡 (白) 伺候了。  
媒婆 (内白) 随我来。  
(媒婆、韩玉娘同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可恨老贼心肠狠,  
棒打鸳鸯两离分。  
媒婆 (白) 到啦,随我进来。  
参见瞿老先生。  
瞿士锡 (白) 罢了。这一女子,她是何人?  
媒婆 (白) 这就是我给您物色的女子,名叫韩玉娘,您看怎么样?  
瞿士锡 (白) 倒有几分姿色。来来来,这里有纹银五十两,妈妈请来收下。  
媒婆 (白) 谢谢您啦。  
(媒婆向韩玉娘。)  
媒婆 (白) 喂,好好的跟人家过日子,我可走啦。  
银子到手啦,找二老爷分帐去。



(媒婆下。)

瞿士锡 (白) 那一娘子，卑人这厢有礼。

(韩玉娘跪哭。)

韩玉娘 (哭) 喂呀，老丈啊！

瞿士锡 (白) 啊，你为何行此大礼？

韩玉娘 (白) 老丈有所不知，我乃有夫之妇。

瞿士锡 (白) 怎么，你还有丈夫么？

韩玉娘 (白) 正是。

瞿士锡 (白) 哎呀，快快请起。

韩玉娘 (白) 多谢老丈。

瞿士锡 (白) 请坐。

韩玉娘 (白) 谢座。

瞿士锡 (白) 那一女子，你既有丈夫，那张万户因何将你发卖呢？

韩玉娘 (白) 老丈容禀！

(西皮二六板)

奴家本是宋室民，  
被掳金邦侍奉他人。  
得配程郎未同枕，  
劝他逃走奔前程。  
张贼一怒将我卖，  
望求念我有夫君。

瞿士锡 (白) 哦！

(西皮摇板)

听罢言不由我心酸难忍，  
这桩事必须要仗义而行。

(白)

那一女子，卑人也是大宋之民，岂能逼迫于你。也罢！身价银子不要，放你去罢。

韩玉娘 (白) 我情愿在此，做些针黹抵偿身价。

瞿士锡 (白) 慢来，慢来！你乃年青的女子，久居我家多有不便哪。

韩玉娘 (白) 这……只好削发为尼，了此残生的了哇！

(韩玉娘哭。)

瞿士锡 (白) 好，既然如此，前面有一尼姑庵，你在那里暂且安身，日后你夫妻还有相逢之日。

韩玉娘 (白) 如此恩人请上，受我一拜。

瞿士锡 (白) 不必拜了。

韩玉娘 (西皮摇板)

韩玉娘上前去深深拜定，  
成全我落难人感你大恩。

瞿士锡 (白) 家院过来。

家院 (白) 有。

瞿士锡 (白) 命你将这一娘行，送到前面尼姑庵居住，不得有误。

家院 (白) 遵命。  
随我来。

韩玉娘 (白) 多谢恩人。

瞿士锡 (白) 去罢。

(家院、韩玉娘同下。)

瞿士锡 (白) 这是哪里说起哟！

(瞿士锡下。)

## 【第十一场】(1)

胡公子 (内白) 啊哈！

(胡公子上。)

胡公子 (数板)

风流潇洒，家大业大，广田园，多牛马。银子钱，由我花，穿衣裳，“讲次儿叭”(2)，秦楼楚馆访名花。吃花酒，把拳豁，弹唱歌舞，又吹又拉。吃完了饭，我得喝会子，烧、黄二酒我也不怕，老花雕，能喝一坛子；不是吹，也不是

夸，刘伶的酒量也没有我的大。可就是一样不把滑(3)，喝得我头发晕，眼发花，脑袋一沉，叭嚓嚓，我趴在地下；死不了，干齜牙，张着嘴，我说不出口，用着菠萝往家搭，咦嘻嘻，哈哈，哇呀呀呀呀！这是我醉鬼的目的到达家，到达家。

(念)

关关雎鸠自悠州，在河之洲甚清幽。窈窕淑女人人爱，君子好逑好好求。

(家院暗上。)

胡公子 (白)

学生，胡干。我爸爸胡搞，做过一任的县宰。虽然称不起是两袖清风，也搂了个饱载而归。家财豪富，为人甚是刻薄；故此，自称为俭朴员外，这才衬上我这么一个奢侈的公子。是我懒读诗书，净好冶游。按说是吃喝嫖赌对不起先人哪，唉！无奈一样，是您所挣来的金银俱是来路不明，哎呀呀，这无义之财，我倒不如及早把它花完了，也给您老人家免罪消灾呀！我这个爸爸倒是真孝顺我的，钱也给我挣足了，他也一命呜呼，与世长辞了。他这么一死，我倒口念“南无”，剩下我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不为。我媳妇儿心眼儿小，看我这样儿，她一生气也跟我告了长假啦。她这么一死，我倒是无拘无束的，每天在外头花天酒地的。敢情这日子就怕长，日子一多了就显着我一个人这么孤孤单单，单侧侧的。还算好，我们这个后街有个观音庵，那儿的老尼姑跟我倒是多年的朋友啦。前两天我托她给我物色一个美人。日子也不少了，也没见她给我送回信来。

我说小子！

家院 (白)

有。

胡公子 (白)

去到观音庵，把那个老尼姑给我叫来。就说大爷我找她有事。快点儿去。

家院 (白)

是啦。

(家院出门，老尼上。)

老尼 (白)

到啦。

家院 (白)

您来啦？

老尼 (白)

来啦。

(老尼进门。)

胡公子 (白)

你来啦，你可真想死我啦。坐着坐着。你怎么老没上我这儿来呢？

老尼 (白)

这几天庵里事情太多啦，我没空儿来看你呀！

胡公子 (白)

真个的，我托你那件事怎么样啦？

老尼 (白)

那件事情我正给您办着哪！

胡公子 (白)

办得怎么样？

老尼 (白)

可巧我这庵里来了一个韩玉娘，长得十分美貌。叫我给她落发出家，我没给她办。今儿个特地前来给您送信来啦。

胡公子 (白)

干嘛给我送信呀，干脆你把她给我带来不就结啦。

老尼 (白)

好吗，青天白日的，那多么观之不雅呀！

胡公子 (白)

那么，依你怎么样呢？

老尼 (白)

依我，您同我上我们庵里去，教她打杯茶给您，您要是瞧中了，咱们再想主意。

胡公子 (白)

这主意倒不错，什么时候去呀？

老尼 (白)

说走就走。

胡公子 (白)

走。

看着家，我有事情，一会儿就回来。

家院 (白)

是。

(家院下。老尼、胡公子同走圆场。)

胡公子 (白)

到了没有？

老尼 (白)

到啦，随我进来。

胡公子 (白)

在哪儿哪？

老尼 (白)

别嚷，别嚷。您坐着，等我把她叫出来打杯茶。

胡公子 (白)

快点儿。

老尼 (白)

我说玉娘啊！施主胡公子来啦，打茶来！

韩玉娘 (内白)

来了！

(韩玉娘持茶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老师父呼唤我急忙相应，

捧茶来向前去不敢稍停。  
 (白) 施主用茶。  
 (胡公子取茶, 呆看韩玉娘。)  
 老尼 (白) 大爷您喝茶呀! 这是怎么啦!  
 (老尼向韩玉娘。)  
 老尼 (白) 搭杯。  
 (韩玉娘自语。)  
 韩玉娘 (白) 且住! 看此人举动轻狂, 定非正人君子, 待我在此偷听他们讲些什么。  
 胡公子 (白) 长得真不错, 就要她啦。  
 (韩玉娘自语。)  
 韩玉娘 (白) 好两个可恶的贼子!  
 (韩玉娘下。)  
 老尼 (白) 告诉你, 这么着不成。  
 胡公子 (白) 那你快点儿想个法子呀!  
 老尼 (白) 这么办, 明儿就说你家里要做佛事, 叫我们做佛事去。  
 胡公子 (白) 得啦, 我们家做的哪门子佛事呀!  
 老尼 (白) 就说给老太太念长寿经, 不就结啦。  
 胡公子 (白) 我们家又没死人, 念经干什么?  
 老尼 (白) 嗳, 那时候, 我把她诳到你的家里, 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胡公子 (白) 噢, 这主意倒不错。明儿什么时候你把她给我送去?  
 老尼 (白) 明儿晌午给你送去。  
 胡公子 (白) 好, 一准送到。我走啦, 回见。  
 老尼 (白) 回见。  
 胡公子 (白) 明儿要是有她便罢, 没她, 我可饶不了你。  
 老尼 (白) 阿弥陀佛!  
 (老尼、胡公子自两边分下。)

## 【第十二场】

(韩玉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适才间听他们私下议论,  
 一霎时吓得我胆战心惊。  
 (白) 哎呀, 且住! 想我韩玉娘指望身入空门, 安心守志。谁想那淫尼又起下这不良之心, 将我卖与什么胡公子。唉! 真教我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这……这便怎么办? 有了。趁此无人, 不免逃出庵去, 再做道理。  
 (西皮摇板) 我这里将包裹急忙检定,  
 老尼 (内白) 啊哈!  
 韩玉娘 (白) 呀!  
 (西皮摇板) 又听得淫尼她就要来临。  
 (老尼上。)  
 老尼 (白) 哟, 我说玉娘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哪?  
 韩玉娘 (白) 我在此打坐。  
 老尼 (白) 哦, 打坐是好的。玉娘啊, 明儿个胡公子家里做佛事, 我打算把你带去瞧瞧去。  
 韩玉娘 (白) 啊师父, 想我才入空门, 这佛事一概不知, 不去也罢。  
 老尼 (白) 这有什么, 到了那儿看样学样儿就会啦。  
 韩玉娘 (白) 我看还是不去的好。  
 老尼 (白) 去的好。  
 韩玉娘 (白) 嗳, 不去也罢。  
 (老尼怒。)  
 老尼 (白) 哈哈! 听我告诉你说: 你来到我这庵里, 就得听我的。你去不去?  
 韩玉娘 (白) 师父不要生气, 我去就是了。  
 老尼 (白) 这才是好孩子。  
 韩玉娘 (白) 不知何时前往?

老尼 (白) 明儿晌午前去，你好好的收拾收拾，早点儿睡，明儿早点儿起。  
 韩玉娘 (白) 是。  
 (老尼下。)  
 韩玉娘 (白) 趁此无人，待我收拾收拾，从后门逃出庵去。  
 (韩玉娘取包裹，走圆场，开后门，奔出。)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且喜被我逃出庵来了。我不免仍回瞿家暂住。哎呀，不好！倘若他们找到瞿家，岂不连累好人。也罢，我不免一路向南行去便了。  
 (西皮流水板) 淫尼为人太可恨，  
 她不该将我卖与人。  
 逃出庵来神不定，  
 不知道今夜在哪处安身。  
 披星戴月往前奔，  
 两足疼痛就路难行。

(韩玉娘跌下。)

### 【第十三场】

(李姬上。)  
 李姬 (西皮摇板) 河边取水回家转，  
 孤苦一身有谁怜！  
 (白)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丧，家业贫寒，所生两个儿子，俱已为国尽忠，战死沙场。只剩我孤苦一人，每日沿家做些针黹，苦度光阴。清晨起来，取得冷水，在此歇息歇息再走。  
 韩玉娘 (内白) 走哇！  
 (韩玉娘上。)  
 韩玉娘 (西皮摇板) 鱼儿漏网匆匆走，  
 茫茫的天涯我一身愁。  
 (白) 哎呀且住！想我韩玉娘，自从逃出庵来，行了多日，且喜重回故国，来到这信阳地面，只是我的两足疼痛，口内饥渴，这……这便何处？看那旁有一老妈妈，担得有水，待我向前。  
 啊妈妈！我这厢有礼。  
 李姬 (白) 还礼了。你敢是失迷路途么？  
 韩玉娘 (白) 我乃是远方行路之人，一时口内焦渴，望求妈妈你行个方便罢！  
 李姬 (白) 慢来，慢来。你乃行路之人，饮了冷水是要生病的。此地离舍下不远，家中只有老身一人，我与你烧杯茶儿，你意如何？  
 韩玉娘 (白) 怎敢劳动妈妈。  
 李姬 (白) 你忒谦了，随我来。  
 韩玉娘 (白) 我与妈妈担水。  
 李姬 (白) 这就不敢。娘子随我来！  
 (西皮摇板) 小娘子且随我把家门来奔，  
 可怜你行路人受此苦情。  
 (白) 小娘子请坐。  
 韩玉娘 (白) 有座。  
 李姬 (白) 小娘子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这等狼狈？  
 韩玉娘 (白) 我叫韩玉娘。被掳金邦，受尽磨难，如今，幸被我逃回故国。怎奈我孤苦伶仃，无亲无靠。唉，我好命苦哇！  
 (韩玉娘哭。)  
 李姬 (白) 怎么，你也是孤身一人么？  
 韩玉娘 (白) 正是。  
 李姬 (白) 我也是孤身一人。如此说来，你也命苦，我也命薄。唉，苦哇！(哭)  
 韩玉娘 (白) 请问妈妈尊姓。  
 李姬 (白) 老身李氏，不幸先夫早丧，撇下老身我一人，就在这信阳居住。所生两个儿子俱已为国尽忠，战死沙场。我有意将小娘子留在舍下，每日沿家做些针黹度日，

你意如何？  
 韩玉娘（白） 妈妈若不嫌弃，情愿拜在妈妈膝下以为义女。不知尊意如何？  
 李姬（白） 这就不敢当了。  
 韩玉娘（白） 不必推辞。义母请上，受女儿一拜。  
 李姬（白） 老身我偌大年纪，收了你这样的一个干女儿，真乃可喜。  
 （笑） 啊哈哈……  
 （白） 喂哟！  
 （李姬抚腰。）  
 韩玉娘（白） 看仔细。  
 李姬（白） 岔了气了。哎呀，只管与你讲话，忘了你的饥渴。干女儿，随我来呀！  
 （笑） 哈哈……  
 韩玉娘（白） 遵命。  
 （李姬、韩玉娘同下。）

## 【第十四场】

（宗泽上。）  
 宗泽（西皮摇板） 恼恨金酋来犯境，  
 日夜防守不消停。  
 待机而动把兵进，  
 但愿早日扫烟尘。  
 （中军上。）  
 中军（白） 启禀元帅：营外拿获敌营奸细一名，特来报知。  
 宗泽（白） 吩咐擂鼓升帐。  
 （中军传令。）  
 中军（白） 擂鼓升帐。  
 （四宋兵自两边分上。）  
 宗泽（白） 来，将敌营奸细押进帐来。  
 中军（白） 得令。  
 下面听者：元帅有令，将敌营奸细押进帐来。  
 二宋兵（内同白） 啊。  
 （二宋兵押程鹏举同上。）  
 程鹏举（西皮流水板） 死里逃生回故郡，  
 我不想又作阶下人。  
 画图身旁暗藏定，  
 破敌之策在我的心。  
 迈步且把宝帐进——  
 （西皮摇板） 见了元帅说分明。  
 宗泽（白） 哇！胆大奸细，今被拿获，还不从实招来。  
 程鹏举（白） 启禀元帅：小人程鹏举，乃大宋人氏，先父也曾在朝为官。只因金兵入寇，小人被掳，发交张万户家为奴。是我心怀故国，因此连夜逃回，投军报效。并非奸细，望元帅详察。  
 宗泽（白） 你父何名？  
 程鹏举（白） 先父程金龙曾任吏部之职。  
 宗泽（白） 哦！  
 （西皮摇板） 听一言来才知情，  
 我与他父一殿臣。  
 下得位来忙松捆，  
 （宗泽与程鹏举松绑，六宋兵同暗下。）  
 宗泽（西皮摇板） 再与贤侄叙衷情。  
 （白） 老夫宗泽，当年曾与你父一殿为臣，交好甚厚。  
 程鹏举（白） 原来是宗老伯父，待侄男大礼参拜。  
 宗泽（白） 贤侄少礼，请坐。

程鹏举 (白) 侄男告坐。  
 宗泽 (白) 贤侄身在金营，可知他邦军情如何？  
 程鹏举 (白) 伯父容禀！  
 (西皮原板) 恨贼寇犯中原扰乱百姓，  
 为侄我遭不幸被掳金营。  
 平日里用心机——  
 (西皮二六板) 窥敌动静，  
 绘就了贼军中地理图形。  
 顾不得生和死闯过敌境，  
 投帐下献图本共灭金人。  
 (程鹏举取图呈献。宗泽看图。)  
 宗泽 (白) 呀！  
 (西皮摇板) 见此图不由我心中欢幸，  
 程贤侄可算得爱国之人。  
 (白) 贤侄献图有功，待等破金之后，本帅进京保奏，定当重用。暂在营中，共商破敌之策。  
 程鹏举 (白) 遵命。  
 (探子上。)(4)  
 探子 (白) 报。  
 金兵张万户已到黄河渡口，特来报知。  
 宗泽 (白) 再探。  
 探子 (白) 得令！  
 (探子下。)  
 宗泽 (白) 中军听令。  
 中军 (白) 在。  
 宗泽 (白) 传令下去，大小三军全身披挂，明日校场听点。  
 中军 (白) 得令。  
 (中军下。)  
 宗泽 (白) 贤侄随我后帐叙谈。正是：  
 (念) 报国献图齐效命，  
 程鹏举 (念) 同心协力破金兵。  
 (宗泽、程鹏举同下。)

## 【第十五场】

(四宋将分上，分起霸。〔点绛唇〕。)  
 宋将甲 (白) 众位将军请了。  
 三宋将 (同白) 请了。  
 宋将甲 (白) 元帅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三宋将 (同白) 请。  
 (〔大开门〕。四宋兵、四马夫、宗泽同上。)  
 宗泽 (点绛唇) 杀气冲霄，儿郎虎豹，军威浩，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四宋将 (同白) 参见元帅。  
 宗泽 (白) 众位将军少礼。  
 四宋将 (同白) 啊。  
 宗泽 (念) 漫天旌旗照日红，全凭英勇建奇功。今朝大展擎天手，杀退金人称我胸。  
 (白) 本帅，宗泽。适才探马报道，金兵张万户已到黄河渡口，幸喜程鹏举前来献图，正好趁此机会、杀他个片甲不归。  
 众将官。  
 四宋将 (同白) 有。  
 宗泽 (白) 起兵前往。  
 四宋将 (同白) 啊。  
 (〔出队子〕。众人同下。)

## 【第十六场】

(〔风入松〕。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张万户同上。)

张万户 (白) 探马报道：宗泽老儿兴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  
儿郎的。  
(白) 有。

八金兵、  
哈须龙、  
黑须虎 (同白) 杀。

(四宋兵、四马夫、四宋将、宗泽同上。)

宗泽 (白) 呔！马前来的敢莫是张万户？

张万户 (白) 然。

宗泽 (白) 张万户！兴兵犯界，是何道理？

张万户 (白) 住口！劝你马前归顺，还则罢了；倘若执意抵抗，教你片甲不归。

宗泽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八宋兵、四宋将自两边分下。宗泽、张万户同起打，自两边分下。八金兵、哈须龙、黑须虎、八宋兵、四宋将自两边分上，同起打，自两边分下。宗泽、张万户自两边分上，同起打，张万户败下。)

宗泽 (白) 追！

(八宋兵、四宋将同上，过场，同追下。宗泽追下。八金兵、张万户同败上。)

张万户 (白) 且住！这老儿杀法骁勇，不免回去搬来救兵，再与那贼鏖战。  
儿郎的。

八金兵 (同白) 有。

张万户 (白) 收兵，收兵！

(八金兵、张万户同下。八宋兵、四宋将、宗泽同上。)

八宋兵、  
四宋将 (同白) 那贼大败。

宗泽 (白) 紧紧追赶。

八宋兵、  
四宋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 【第十七场】

(程鹏举上。)

程鹏举 (引子) 官居太守，为贤妻，常挂心头。

(家院暗上。)

程鹏举 (白) 下官，程鹏举。自从投效大营，宗元帅听我献策，大破金人；如今那张万户老贼早已逃回金邦去了。多蒙宗元帅保我为襄阳太守。到任以来，每日思念贤妻韩玉娘，不知身落何方。我不免派赵寻前去寻找。

家院。

家院 (白) 有。

程鹏举 (白) 唤赵寻进见。

家院 (白) 遵命。

赵寻进见。

赵寻 (内白) 来了。

(赵寻上。)

赵寻 (念) 大人一声唤，迈步到堂前。

(白) 参见大人。

程鹏举 (白) 罢了。

赵寻 (白) 有何差遣？

程鹏举 (白) 实不相瞒，前者本府与夫人韩玉娘，被掳金邦，一处为奴。后因夫人力劝我逃回故国，夫人被张万户老贼卖与兴元铺瞿老丈家，也不知是怎样的结果。本府

想起夫人，寝食不安。我意欲烦你去往那瞿老丈家中，寻找夫人，不知你意下如何？

赵寻 (白) 大人说哪里话来，命我寻找夫人，乃是大人不忘旧德，小人敢不从命。只是一向未曾拜见过夫人之面，此去纵然相遇，恐夫人她不肯相认，也是枉然！

程鹏举 (白) 这却不难。啊，赵寻。这包裹之内，有夫人耳环一件，本府的鞋子一只。那一只在夫人之手，你就带在身旁。见面之时，将它献出，必能相认。

赵寻 (白) 既然如此，小人即刻前往。

程鹏举 (白) 辛苦你了。

赵寻 (白) 告辞了！

(西皮摇板) 即刻收拾莫稍停，

程鹏举 (白) 路上多加小心！

赵寻 (西皮摇板) 寻找夫人走一程。

程鹏举 (白) 唉！

(西皮摇板) 自从我破金兵襄阳到任，  
心心念放不下贤德夫人。  
今日里命赵寻前去访定，  
但愿得早相见即速回程。

(程鹏举下。)

### 【第十八场】

(【起初更鼓】。)

韩玉娘 (内白) 天哪，天！想我韩玉娘好命苦哇！  
(内二黄导板) 耳边厢又听得初更鼓响，  
(开幕。韩玉娘在灯下纱纺。)

韩玉娘 (哭) 喂呀！  
(二黄散板) 思想起当年事好不悲凉。  
遭不幸掳金邦身为厮养，  
与程郎成婚配苦命的鸳鸯。  
我也曾劝郎君高飞远扬，

(【起二更鼓】。)

韩玉娘 (白) 唉！程郎啊……  
(韩玉娘哭。)

韩玉娘 (回龙) 又谁知一旦间枉费心肠。  
(二黄正板) 到如今受凄凉异乡飘荡，  
只落得对孤灯独守空房。

(【行弦】。【起三更鼓】。)

韩玉娘 (白) 想我韩玉娘，虽然历尽艰苦，只要程郎得回故国，献图立功，杀退贼寇，也不枉我对他一片真情也！  
(二黄原板) 我虽是女儿家颇有才量，  
全不把儿女情挂在心旁。  
但愿得我邦家兵临边障，  
要把那，众番奴，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

(【行弦】。)

李姬 (内白) 啊，女儿，天色不早，安歇了罢。

韩玉娘 (白) 是，孩儿就要睡的。

李姬 (内白) 女儿不必忧愁，日后你夫妻自有相逢之日，安歇了罢。

韩玉娘 (白) 是，孩儿遵命。  
(二黄原板) 唉，自从与程郎分别之后，至今音信全无，难道说他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么！  
恨只恨那程郎把我遗忘，  
全不念我夫妻患难情长。  
到如今只落得空怀怅惘，

(【起四更鼓】。)



韩玉娘 (二黄散板) 留下这清白体还我爹娘。

(【万年欢】。韩玉娘入梦。八宋兵捧凤冠、霞帔，轿夫、家院引程鹏举同上，程鹏举唤起韩玉娘，示意已得来官诰，请韩玉娘收受，韩玉娘初不允，程鹏举跪请，遂受。程鹏举扶韩玉娘上轿，八宋兵、轿夫、家院同起行，同下。韩玉娘仍回原处入睡。)

韩玉娘 (西皮导板) 适才间见程郎官宦模样，  
(韩玉娘醒觉。)

韩玉娘 (西皮散板) 醒来时不觉得一梦黄粱。  
(白) 哎呀且住！适才梦见程郎，衣锦荣归，接我赴任。不知是何缘故！唉，且自由他。看天色已明，不免到外面浣洗一回便了！

(西皮摇板) 看今日天气晴风和日暖，  
(赵寻精神沮丧挟包袱上，过场，将包袱失落在地，匆下。)

韩玉娘 (白) 呀！  
(西皮摇板) 行路人失包裹叫他回还。  
(白) 且住，看那位客官慌慌张张，失落包裹，待我唤他转来。  
啊，客官请转，客官请转！

(赵寻上。)  
赵寻 (白) 大嫂唤我回来做甚哪？  
韩玉娘 (白) 你的包裹失落了。  
赵寻 (白) 哦，多谢大嫂。  
韩玉娘 (白) 岂敢。

(赵寻拾起包袱，下。)  
韩玉娘 (白) 哎呀且住！看那位客官走得慌速，必有心事在怀。嗳！休管他人的闲事，不免浣洗一回便了。

(赵寻上。)  
赵寻 (西皮摇板) 适才间亏大嫂将我唤转，  
如不然见大人有何话言！  
(白) 哎呀且住！适才若不是这位大嫂将我唤回，倘若包裹失落，我回去是怎样交差呀！我看这位大嫂，甚是寒素，我不免赠她几两银子，以为酬报。  
(白) 啊，大嫂请了。  
韩玉娘 (白) 还礼。啊，客官为何去而复转？  
赵寻 (白) 适才多蒙大嫂的恩德，在下无以为报，现有纹银一锭，请大嫂收下，以表寸心。  
韩玉娘 (白) 客官说哪里话来；你失落包裹，我不过唤你一声，哪能受你的银两！  
赵寻 (白) 大嫂不受。请问大嫂尊姓，日后也好答报哇。  
韩玉娘 (白) 你问我的姓氏么？  
赵寻 (白) 正是。  
韩玉娘 (白) 奴家姓韩。

(赵寻自语。)  
赵寻 (白) 啊？她说她姓韩。想我家夫人也姓韩哪。待我仔细问来。  
请问大嫂，你家官人姓甚名谁，做何生理？  
韩玉娘 (白) 这……不说也罢。

(赵寻自语。)  
赵寻 (白) 看此情形其中定有缘故。莫非她就是我家夫人吗？想我家夫人，她已然出家为尼了哇……有了，我不免将这包裹打开，倘若她是我家夫人，看见包裹里面的物件，必要追问于我，我就是这个主意。  
啊，大嫂，我看你的光景也不甚宽裕，这锭银子么，还是请大嫂收下罢。

韩玉娘 (白) 我虽贫寒，尚可度日。客官不必挂意。请趲路要紧！  
赵寻 (白) 如此多谢了。  
韩玉娘 (白) 赶路要紧哪。

赵寻 (白) 待我将银子包好。  
(赵寻故意打开包裹显示鞋子。韩玉娘见鞋，吃惊。赵寻包好银子，假做走去。)  
韩玉娘 (白) 啊！客官请转，客官请转！  
赵寻 (白) 大嫂唤我回来做甚哪？  
韩玉娘 (白) 我来问你，你从哪道而来？

赵寻 (白) 我打从襄阳而来。

韩玉娘 (白) 这包内的鞋儿，是哪里来的？

赵寻 (白) 哦，大嫂问这只鞋儿吗？

韩玉娘 (白) 正是。

赵寻 (白) 此乃我家大人之物；奉了大人之命，以此鞋为证，前来寻访韩氏夫人的。

韩玉娘 (白) 你可曾访着你家夫人？

赵寻 (白) 是我去到兴元铺，那瞿老丈对我言讲，我家夫人已然出家为尼；我又赶到观音庵内，老尼姑言道，夫人出外投亲去了；是我无法寻找，只得回去交差。

韩玉娘 (白) 我来问你，你家大人他可是姓程？

赵寻 (白) 他是姓程。

韩玉娘 (白) 名鹏举？

赵寻 (白) 是呀！

韩玉娘 (白) 他……他今在何处？

赵寻 (白) 现为襄阳太守，就在任上。

韩玉娘 (白) 你快将此鞋拿来我看。

赵寻 (白) 是是是。

(赵寻取鞋。)

赵寻 (白) 鞋儿在此，大嫂请看。

(韩玉娘接鞋看。)

韩玉娘 (白) 哎呀程郎啊！如今你身做高官，怎知为妻我在此受苦哇……

(韩玉娘哭。)

韩玉娘 (哭头) 抛血泪梦魂绕肝肠痛坏，

(韩玉娘呕血。)

韩玉娘 (西皮散板) 今日里燕归来明月入怀。

(李姬上。)

李姬 (白) 外面何人讲话，待我出去看来。

(李姬见韩玉娘站立不稳，急上前扶住。)

李姬 (白) 啊，女儿，为何这等模样啊？

韩玉娘 (白) 唉……

赵寻 (白) 啊，大嫂，见了此鞋为何如此悲痛啊？

韩玉娘 (白) 我实对你说了吧，我就是韩玉娘。

赵寻 (白) 噢，原来是夫人在此。小人不知，望乞恕罪。

韩玉娘 (白) 快快请起。你叫什么名字？

赵寻 (白) 小人名叫赵寻。啊，夫人，此位是……

韩玉娘 (白) 这就是我的义母——李老太太。

赵寻 (白) 哦，原来是李老太太，小人有礼了。

李姬 (白) 起来，起来。

啊，女儿，此时从何说起？

韩玉娘 (白) 只因程郎现任襄阳太守，差赵寻前来接我。

(韩玉娘示鞋。)

韩玉娘 (白) 女儿睹物伤情，一时悲痛难忍，故而得此重病。啊，义母，你将那只鞋儿一道交与赵寻，我们速速收拾收拾，即刻随他赴……

(韩玉娘呕血。)

李姬 (白) 快到后面歇息歇息，待等病体好了，再去不迟。

(李姬将韩玉娘扶下，返回。)

赵寻 (白) 啊，李老太太，教小人如何回去交差呀？

李姬 (白) 现有鞋儿一双，回去报与你家大人知道，速速前来接她上任。

赵寻 (白) 哦，是是是。

(赵寻下。)

李姬 (白) 唉，这是哪里说起！

(李姬下。)

## 【第十九场】

(八宋兵引程鹏举同上。)

程鹏举 (西皮摇板) 那赵寻他一去杳无音信，  
(【扫头】。赵寻上。)

赵寻 (白) 参见大人。

程鹏举 (白) 赵寻回来了，寻找夫人之事怎么样了？

赵寻 (白) 那瞿老丈对我言讲，我家夫人不允亲事，已然出家为尼了哇！

程鹏举 (白) 哦，已出家为尼了吗？

赵寻 (白) 我还有下情。

程鹏举 (白) 还有什么下情？你快些讲来啊！

赵寻 (白) 我又赶到观音庵内，那老尼言道，我家夫人又出外投亲去了。

程鹏举 (白) 她在那里并无什么亲眷哪！

赵寻 (白) 是啊，小人无法寻觅，只得回来交差；行至中途，巧遇夫人，献出此鞋，才得相认。

程鹏举 (白) 夫人现在哪里？

赵寻 (白) 现在信阳李家。那时，夫人一见此鞋，悲痛交加，忽得急症。小人只得将这两只鞋儿一同带回，以为凭证。

(赵寻呈鞋。)

赵寻 (白) 望大人速速探望夫人要紧。

程鹏举 (白) 哦，夫人她……她忽然生起病来了么？

赵寻 (白) 病了哇！

程鹏举 (白) 唉，夫人受苦染病，都是下官之罪也。必须急速前去与她相见。吩咐下面，准备轿马，即刻登程便了！  
(西皮摇板) 听罢了一席话珠泪滚滚，  
贤夫人悲往事重病缠身。  
我这里急忙忙来跨金镫——

(程鹏举上马，八宋兵、程鹏举、赵寻同走圆场，程鹏举下马，八宋兵同下。)

程鹏举 (西皮摇板) 恨不得一霎时得见夫人。

赵寻 (白) 来此已是。

程鹏举 (白) 上前叫门。

赵寻 (白) 啊，老太太开门来！

(李姬上。)

李姬 (白) 是哪个？

赵寻 (白) 我家大人来了。

程鹏举 (白) 这是何人？

赵寻 (白) 啊，大人，这就是李老太太，夫人的义母。

程鹏举 (白) 原来是义母。

(程鹏举欲跪。)

李姬 (白) 哎呀！这就不敢！里面讲话。

程鹏举 (白) 请。

(程鹏举向赵寻。)

程鹏举 (白) 你且退下。

赵寻 (白) 是。

(赵寻下。)

程鹏举 (白) 请问义母，我妻今在何处？

李姬 (白) 身染重病，现在里面。

程鹏举 (白) 待我前去与她相见。

李姬 (白) 你且在此等候，待我扶她出来。

程鹏举 (白) 是是是。  
唉，不知夫人的病体，如今怎么样了！

李姬 (白) 啊，女儿，你家官人来了哇！

(李姬入内扶韩玉娘同上。)

韩玉娘 (二黄散板) 拨云雾见青天苍苍覆盖，

李姬 (白) 女儿，你官人来了哇！

程鹏举 (白) 哎呀，夫人哪……  
(程鹏举哭。)

韩玉娘 (二黄散板) 别梦回残月圆花落花开。  
程鹏举 (白) 夫人哪！  
(二黄散板) 想夫人偶得病并无大碍，  
今日里正是你苦尽甘来。

李姬 (白) 你二人在此讲话，待老身与你们烧杯茶来。  
程鹏举 (白) 义母不要费心。  
(李姬自语。)

李姬 (白) 哎呀呀！这就好了！  
(李姬下。)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听赵寻对我言讲，你受了千辛万苦，俱是下官之过，今日环履重圆，  
怎么夫人你又生起病来了哇！

韩玉娘 (白) 我为你受了千辛万苦，如今才得苦尽甘来。唉，实指望一同赴任，谁知我又身  
染重病。倘有不测，岂不辜负我这一片痴心哪……  
(韩玉娘哭。)

韩玉娘 (反四平调) 夫妻们分别几载，  
好似孤雁归来。  
可怜我被贼将奴来卖，  
我受尽了祸灾，棒打鸳鸯好不伤怀。  
幸遇着义母她真心看待，  
今日里才得再和谐。  
但愿得了却了当年旧债，  
夫人哪……

程鹏举 (白)  
(韩玉娘、程鹏举对哭。)

韩玉娘 (反四平调) 纵死在黄泉也好安排。  
(韩玉娘入于昏迷。)

程鹏举 (白) 啊，夫人不要伤心，还是好好的将养才是。啊，夫人，你……你怎么不讲话呀？  
(韩玉娘谵语。)

韩玉娘 (白) 哎呀老爷，我劝他好生服侍老爷，焉敢劝他逃走。老爷开恩，玉娘实实的冤枉  
啊！  
(韩玉娘哭。)

程鹏举 (白) 啊，夫人，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韩玉娘 (白) 张万户老贼！他……他们都来了！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张万户那贼已逃回金邦去了，你不要害怕呀。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义母快来！  
(李姬上。)

李姬 (白) 大人何事？  
程鹏举 (白) 我妻子她有些昏迷颠倒。  
李姬 (白) 待我看来！  
啊，女儿醒来，女儿醒来！  
(韩玉娘向李姬。)

韩玉娘 (白) 哎呀师父！想我才入空门，佛事一概不知，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李姬 (白) 女儿，怎么样了哇？  
韩玉娘 (白) 你……你为何将我卖与什么胡公子啊？  
程鹏举 (白) 唉！都是我的不是。  
啊，义母这里来！看她神情不好，烦劳义母，带领赵寻，请个名医前来给她调  
治调治。

李姬 (白) 是是是。  
哎呀呀，糟了，糟了！  
(李姬下。)

程鹏举 (白) 啊，夫人！你不要胡思乱想，还是静心养病才好哇！  
(韩玉娘似清醒。)

韩玉娘 (白) 啊，相公。  
程鹏举 (白) 下官在此。  
韩玉娘 (白) 车轿可曾齐备？  
程鹏举 (白) 俱已齐备。  
韩玉娘 (白) 我即刻就要起程。  
程鹏举 (白) 这就好了，夫人明白了。  
韩玉娘 (白) 如此搀我来！  
程鹏举 (白) 啊，夫人！待等病体好了，再走哇！  
(程鹏举扶起韩玉娘。)  
韩玉娘 (二黄散板) 猛然间只觉得肝肠痛坏，  
程鹏举 (白) 看仔细！  
韩玉娘 (二黄散板) 怕的是我夫妻就要分开。  
我与你生和死恩情似海，  
程鹏举 (白) 你要多多的保重了哇！  
韩玉娘 (二黄散板) 寻一处干净土月冷泉台。  
(韩玉娘气绝，倒在程鹏举臂上。)  
程鹏举 (白) 哎呀夫人，夫人！  
妈妈快来，妈妈快来。  
哎呀夫人哪！  
(哭批) 一见夫人丧了命，哎呀，夫人哪！  
顷刻生死两离分。  
(〔尾声〕。落幕。)  
(完)

(1) 此处删去原有观音庵老尼的过场。

(2) 北京方言，是华丽服装的意思。

(3) 北京方言，是没有把握的意思。

(4) 此处上探报系整理时增加的。